

紅樓夢

名著長篇言情小說



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

話說金桂聽了，將脖項一扭，嘴唇一撇，鼻孔裏嗤嗤兩聲，冷笑道：「菱角花開，誰見香來？若是菱角香了，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裏？可是不通之極！」香菱道：「不獨菱花香，就連荷葉、蓮蓬，都是有一股清香的；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。若靜日靜夜，或清早半夜，細細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，比別花都覺好聞！就連菱角，雞頭、葦葉、蘆根，得了風露，那一股清香，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。」金桂道：「依你說，這蘭花、桂花倒香的不好了？」香菱說到熱鬧頭上，忘了忌諱，便接口道：「蘭花、桂花的香，又非別的香可比。」

一句未完，金桂的丫鬟名喚寶蟾的，忙指着香菱的臉上說道：「你可要死！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！香菱猛省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說：『一時順了嘴了，奶奶別計較。』」金桂笑道：「這有什麼？你也太小心了。但只是我想這個『香』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換一個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說那裏話？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，何得換一個名字？反問我服不服？叫我如何當得起？奶奶說那一個字好，就用那一個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你雖說得是，只怕姑娘多心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，原是老太太使喚的，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。後來伏侍了爺，就與姑娘無涉了。如今有了奶奶，益發不與姑娘相干。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，如何惱得這些呢？」金桂道：「既這樣說，香字竟不如『秋』字妥當。菱角菱花皆屬於秋，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就依奶奶這樣罷。」自此後，遂改了「秋」字。寶釵亦不在意。只因薛蟠天性是「得隲望蜀」的，如今娶了金桂，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，舉止輕浮可愛，便時常要茶要水的，故意撩逗他。寶蟾雖亦解事，只怕金桂不敢造次，且看金桂的眼色。金桂亦覺察其意，想

着：『正要擺佈香菱，無處尋隙，如今他既看上寶蟾，我且捨出寶蟾與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。我再乘他疎遠之時，擺佈了香菱，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處了。』打定了主意，俟機而發。

這日薛蟠早間微醺，又命寶蟾倒茶來吃。薛蟠接碗時，故意捏他的手，寶蟾又喬妝躲閃，連忙縮手。兩下失誤，豁瑯一聲，茶碗落地，潑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：『姑爺不好生接。』金桂冷笑道：『兩個人的腔調兒都般使的了，別打諢誰是傻子。』薛蟠低頭微笑不語，寶蟾紅了臉出去。一時安歇之時，金桂便故意的搗薛蟠別處去睡，省的得了饑癆似的。薛蟠只是笑。金桂道：『要做什麼和我說，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。』薛蟠聽了，仗着酒蓋臉，就勢跪在被上，拉着金桂笑道：『好姐姐，若把寶蟾賞了我，你要怎樣就怎樣。你要活人腦子，也弄來給你。』金桂笑道：『這話好不通。你愛誰，說明了，就收在房中，省得人看着不雅。我可要什麼呢。』薛蟠得了這話，喜的稱謝不盡。是夜，曲盡丈夫之道，竭力奉承金桂。次日也不出門，只在家廝鬧，越發放大了胆子。至午後，金桂故意出去，讓個空兒與他二人。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。寶蟾心裏也知八九分了，就半推半就。正要入港，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，料着在難分之際，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。

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，因他自小父母雙亡，無人看管，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，專做些粗活。金桂如今有意，獨喚他來吩咐道：『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裏，將我綳子取來，不必說我說的。』小捨兒聽了，一徑去尋着秋菱，說：『菱姑娘，奶奶的綳子忘記在屋裏了，你去取了來送上去，豈不好。』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。聽了這話，忙往房裏來取。不防正遇着他二人推就之際，一頭撞了進去，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，轉身迴避不及。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，除了金桂無人可怕，所以連門

也不掩。這會秋菱撞來，故雖有些慚愧，還不十分在意。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，今既遇了秋菱，使恨得無地可入，忙推開薛蟠，一徑跑了口內，還怨恨不絕，說他強姦力逼，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，卻被秋菱撞散，不免一腔的興頭，變做了一腔的惡意，都在秋菱身上，不容分說，趕出來啐了兩口，罵道：「死娼婦！你這會好做什麼來撞屍遊魂！」秋菱料事不好，三步兩步，早早跑了。薛蟠再來找寶蟾，已無跡蹤了，於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，已吃得醺醺然，洗澡時，不防水略熱了些，燙了脚，便說秋菱有意害他，他赤條精光，趕着秋菱踢打兩下。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，既到了此時，也說不得了，只好自悲自怨，各自走開。

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，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，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。先是秋菱不肯，金桂說他嫌骯髒了，再必是圖安逸，怕夜裏勞動，伏侍又罵說：「你沒見世面的主子，見一個愛一個，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，又不叫你來，到底是什麼主意？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！」薛蟠聽了這話，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，忙又趕來罵秋菱：「不識抬舉，再不去，就要打了！」秋菱無奈，只得抱了鋪蓋來。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，秋菱只得依命，剛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時又要捶腿，如是者一夜七八次，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。那薛蟠得了寶蟾，如獲珍寶，一概都置之不顧，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：「且叫你樂幾天，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，那時可別怨我！」一面隱忍，一面設計擺佈秋菱。半月光景，忽又妝起病來，只說心痛難忍，四肢不能轉動，療治不效，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。

鬧了兩天，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，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針釘在心窩內，並肋肢骨縫等處。於是衆人當作新聞，先報與薛姨媽，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講，薛蟠自然更亂起來，立刻要拷打衆人。金桂道：「何必冤柱衆人？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。」薛蟠道：「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裏，何苦

賴好人？」金桂冷笑道：「除了他還有誰？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？雖有別人，如何敢進我的房呢？」薛蟠道：「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問他就知道了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拷問誰？誰肯認依我說？竟妝個不知道，大家丟開手罷了。橫豎治死我，沒有什麼要緊，樂得再娶好的。若據良心上說，左不過是你們三個多嫌我，一面說着，一面痛哭起來。」

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，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，一徑搶步，找着秋菱，不容分說，使劈頭劈臉，渾身打起來，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。秋菱叫屈，薛姨媽跑來禁喝道：「不問清白就打起人來了！這丫頭伏侍我這幾年，那一點不小心！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！你且問個青紅皂白，再動粗鹵。」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，怕薛蟠心軟意活了，便潑聲喪氣大哭起來，說：「這半個多月，把我的寶蟠霸佔了去，不容進我的房，惟有秋菱跟着我睡，我要拷問寶蟠，你又護在頭裏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，再揀富貴的，標致的，娶來就是了！何苦做出這把戲來！」薛蟠聽了這些話，越發着了急。

薛姨媽聽了金桂句句挾制着他兒子，百般惡賴的樣子，十分可恨。無奈兒子偏不硬氣，只是被他挾制軟慣了。如今又勾搭上丫頭，被他說霸佔了去，自己還要佔溫柔讓夫之禮。這豈魔法，究竟不知是誰做的。正是俗語說的好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」此時正是一公婆難斷房幃的事了。因無法，只得賭氣喝薛蟠說：「不爭氣的孽障狗，也比你體面些，誰知你三不知的，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，什麼臉出去見人，也不知誰使的法子，也不問清就打人，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，白辜負了當日的心。他既不好，你也不許打我，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，你就心淨了。」說着，又命秋菱：「收拾了東西跟我來。」一面叫人：「快去叫個人牙子來，多少賣幾兩銀子，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釘，大家過太平日子。」薛蟠見母親動了氣，

早已低了頭。

金桂聽了這話，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：『你老人家只管賣人，不必說着一個，拉着一個的！我們根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？怎麼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釘？是誰的釘？誰的刺？但凡多嫌着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鬢也收在房裏了！』薛姨媽聽說，氣得身戰氣咽道：『這是誰家的規矩？婆婆在這裏說話，媳婦隔着窗子拌嘴，虧你是舊人家的兒女，滿嘴裏大呼小喊，說的是什麼！』薛蟠急得跳腳說：『罷呀！罷呀！看人家聽見笑話！』金桂意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發喊起來了，說：『我不怕人笑話，你的小老婆治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話了！再不然，留下他，賣了我，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，行動拿錢壓人——又有好親戚挽制着別人，你不趁早施為，還等什麼！嫌我不好，誰叫你們瞎了眼，三求四告的，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！』一面哭喊，一面自己拍打薛蟠，急得說又不好，勸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，只是出入嚶聲歎氣，抱怨說：『運氣不好！』

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，只命人來賣香菱。寶釵笑道：『我們家只知買人，並不知賣人之說。媽媽可是氣糊塗了，倘或叫人聽見，豈不笑話？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着我使喚，我正也沒人呢！』薛姨媽道：『留下他，還是惹氣，不如打發了他乾淨。』寶釵笑道：『他跟着我也是一樣，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，從此斷絕了他那事，也與賣了的一樣。』香菱早已跪到薛姨媽跟前，痛哭哀求，不願出去，情願跟姑娘。薛姨媽只得罷了。自此以後，香菱果跟寶釵去了，把前面路徑，竟自斷絕。雖然如此，總不免對月悲傷，挑燈自歎。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，皆因血分中有病，是以並無胎孕。今復加以氣怨傷肝，內外折挫不堪，竟釀成乾血之症，日漸羸瘦，飲食懶進，請醫服藥無效。

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，薛蟠有時仗着酒膽，挺撞過兩次，持棍欲打，金桂便遞身叫打，這裏持刀要殺。

時，便伸着脖項叫殺。薛蟠也實不能下手，只得亂了一陣罷了。如今已成習慣，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，又漸次辱罵寶蟾。寶蟾比不得香菱，最是個烈火乾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桂放在腦後。近見金桂又作踐他，他便不肯低服半點。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，後來金桂氣急，甚至於罵，再至於打。他雖不敢還手，便也撒着打滾，尋死覓活。晝則刀剪，夜則繩索，無所不開。薛蟠一身難以兩顧，惟徘徊觀望，十分開得無法，便出門躲着金桂，不發作性氣。有時歡喜，便糾集人來門牌擲骰行樂。又生平最喜嚼骨頭，每日務要殺雞鴨，將肉賞人吃，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，吃得不耐，便肆行侮罵，說：「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，我爲什麼不樂？」薛家母女總不理他，惟暗地裏落淚。薛蟠亦無別法，惟悔恨不該娶這一「攪家精」，都是一時沒了主意。於是甯榮二府之人，上上下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歎者。

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，出門行走，亦曾過來見過金桂。舉止形容，也不怪厲，一般是鮮花嫩柳，與衆姊妹不差上下。焉得這等性情，可爲奇事？因此心中納悶。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，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，說起「孫紹祖甚屬不端，姑娘惟有背地裏淌眼淚，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。」王夫人因說：「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，只是七事八事的，都不遂心，所以就忘了。」前日寶玉去了，回來也曾說過的。明日是個好日子，就接他去。」正說時，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，說：「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。」

寶玉如今已不得各處去逛逛，聽見如此喜的一夜，不會合眼。次日一早，梳洗穿戴已畢，隨了兩三個老媽媽，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。這廟裏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。寶玉天性怯懦，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，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，便退至道院歇息。一時吃飯畢，衆媽媽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。寶玉困倦，復回至淨室安歇。衆媽媽生恐他睡着了，因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。這老道士專

在江湖上賣藥，弄些海上方，治病射利，廟外現掛着招牌。九散膏藥，色色俱備，亦常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的。與他取了個混號，喚他做王一貼。言他膏藥靈驗，一貼病除。

當下王一貼進來，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，看見王一貼進來，笑道：「來得好！王師父，你極會說笑話兒的，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正是呢，哥兒別睡，仔細肚子裏麵筋作怪。」說得滿屋裏的都笑了。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，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。焙茗道：「我們爺不吃你的茶，坐在這屋裏還嫌膏藥氣息呢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不當家花拉的，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。知道二爺今日必來，三五日頭裏就拿香薰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是呢。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，到底治什麼病？」王一貼道：「若問我的膏藥，說來話長。其中細底，一言難盡。共藥一百二十味。君臣相濟，溫涼兼用，內則調元補氣，養榮衛，開胃口，甯神定魄，去寒去暑，化食化痰，外則和血脈，舒筋絡，去死生新，去風散毒，其效如神，貼過便知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不信，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。我且問你，倒有一種病，也貼得好麼？」王一貼道：「百病千災，無不立效。如不效，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，拆我這廟，何如？」只說了病源出來。寶玉道：「你猜若猜得着，便貼得好。」王一貼聽了，尋思一會，笑道：「這倒難猜，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。」寶玉命他坐在身邊。王一貼心動，便笑着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可猜着了，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，要滋助的藥，可不是？」

話猶未完，焙茗先喝道：「該死！打嘴！」寶玉猶未解，忙問他說什麼。焙茗道：「信他胡說！」嚇得王一貼不敢再問，只說：「二爺明說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問你，可有貼女人妬病的方子？沒有？」王一貼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這可罷了！不但說沒有方子，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樣還算不得什麼？」王一貼又忙說道：「這貼妬的膏藥，倒沒經過。有一種湯藥，或者可醫，只是略慢些兒，不能立刻見效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？」

『湯？怎麼吃法？』王一貼道：『這叫做「療妬湯」。用極好的秋梨一個，二錢冰糖，一錢陳皮，水三碗，梨熟爲度，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，吃來吃去就好了。』寶玉道：『這也不值什麼，只怕未必見效。』王一貼道：『一劑不效，吃十劑，今日不效，明日再吃，今年不效，明年再吃。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，不傷人的，甜絲絲的，又止咳嗽，又好吃。吃過一百歲，人橫豎定要死的，死了還妬什麼？那時就見效了。』說着，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，罵他嚼的舌頭王一貼道：『不過是閒着解午盹罷了，有什麼關係？說笑了，你們就值錢，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，我有真藥，我還不吃了做神仙，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。』

正說之間，吉時已到，請寶玉出去奠酒，焚化錢糧，散福。功課完畢，寶玉方進城回家。

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，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，打發回家去了。迎春方哭哭啼啼，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，說：『孫紹祖好色好賭，酗酒。家中所有媳婦丫頭，將及淫遍，略勸過二三次，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，養出來的，又說老爺曾收着他五千銀子，不該使了他的。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，不得，便指着我的臉說道：「你可別和我充夫人娘子！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，把你準折賣給我的，好不好？打你一頓，攆到下房裏睡去。」當日有你爺爺在時，希冀上我們的富貴，趕着相與的論理，我和你父親是一輩，如今壓着我的頭，晚了一輩，不該做了這門親，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。』一行說，一行哭得嗚嗚咽咽，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。王夫人只得解勸，說：『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，可怎麼樣呢？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，不叫做這門親的，大老爺執意不聽，一心情願。到底不做好了，我的兒，這也是你的命。』迎春哭道：『我不信我的命，就這麼苦。從小兒沒有娘，幸而過孀娘這邊來，過了幾年淨心日子，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。』

王夫人一面勸，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裏安歇，迎春道：『乍離了姊妹們，我是眠思夢想，二則還記望着

我的這屋子，還得在園裏住得三五天，死也甘心了！不知下次還可得住否！』王夫人忙勸道：『快休亂說。年輕的夫妻們，鬥牙鬥齒，也是人的常事，何必說這些喪氣話！』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，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，又吩咐寶玉：『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風聲。倘或老太太知道這些事，都是你說的。』寶玉唯唯的聽令。

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。衆姊妹丫鬟等，更加親熱異常。一連住了三日，纔住邢夫人那邊去。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，然後與衆姊妹分別，各皆悲傷不捨。還是王夫人，薛姨媽等安慰勸釋，方止住了。過那邊去，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，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。迎春雖不願去，無奈孫紹祖之惡，免悲忍情，作辭去了。邢夫人本不在意，也不問其夫妻和睦，家務煩難，只面情塞責而已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

且說迎春歸去之後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，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，卻甚是傷感。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，只見寶玉走來請安。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邊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寶玉纔挨上炕來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下。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「你又爲怎麼這樣呆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並不爲什麼，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，我實在替他受不得。雖不敢告訴老太太，卻這兩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，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。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，向來不會和人拌嘴，偏偏兒是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，竟一點兒不知道女兒的苦處。」說着，幾乎滴下淚來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。俗語說的：『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。』叫我怎麼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昨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，咱們索性同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來，還叫他紫蘆州住着，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，一塊兒頑，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。等他來接，咱們硬不叫他去，由他接一百回，咱們留一百回。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。」——這樣豈不好呢？」王夫人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說道：「你又發了獸氣了！混說的是什麼？大凡做了女孩兒，終久是要出門去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裏顧得，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。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。你難道沒聽見人說：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』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呢？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，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新來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扯別的。過幾年，大家摸着脾氣兒，生兒育女以後，那就好了。這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。我知道，是不依的。你快些幹你的去罷，不要在這裏混說。」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，坐了一回，無精打彩的出來了。逼

着一肚子悶氣，無處可洩，走到園中，一逕往瀟湘館來。剛進了門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黛玉正在梳洗，見寶玉這個光景，倒嚇了一跳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合誰嘔了氣了？」連問幾聲，寶玉低着頭，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，哭的說不出話來。黛玉便在椅子上，怔怔的瞅着他，一會子問道：「到底是別人合你嘔了氣了？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」寶玉搖手道：「都不是！都不是！」黛玉道：「那麼爲着什麼？這等傷起心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想着咱們大家，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沒有趣兒。」黛玉聽了這話，更覺驚訝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？」寶玉道：「也並不是我發瘋，我告訴你，你也不能不傷心。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，和那些話，你都聽見看見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，爲什麼要嫁出去，受人家這般苦楚？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，大家吟詩做東，道那時候何等熱鬧。如今寶姐姐家去了，連香菱也不能過來。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，幾個知心知意的人，都不在一處，弄得這樣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，接二姐姐回來，誰知老太太不依，倒說我胡混說，我又不肯言語。這不多幾時，你瞧瞧園中光景，已經大變了！若再遲幾年，又不知怎麼樣了！故此越想不由人，不心裏難受起來。」黛玉聽了這番言語，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發，嘆了口氣，便向裏躺下去了。紫鵲剛拿進茶來，見他兩個這樣，正在納悶，只見襲人來了，進來看見寶玉，便笑道：「二爺在這裏呢？老太太那裏叫呢？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。」黛玉聽見是襲人，便欠身起來，讓坐。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。寶玉看見道：「妹妹，我剛纔說的，不過是些話，你也不用傷心。你要想我的話時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，你歇歇兒罷。老太太那邊叫我，我看看去就來。」說着，往外走了。襲人悄悄問黛玉道：「你兩個人又爲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爲二姐姐傷心，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，並不爲什麼。」襲人也不言語，忙跟了寶玉出來，各自散了。

寶玉來到賈母那邊，賈母已經歇晌午，只得回到怡紅院。到了午後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，甚覺無聊，隨手拿了一本書看。襲人見他看書，忙去泡茶伺候。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卻是古樂府，隨手翻來，正看見曹孟德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一首，不覺刺心。因放下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時，卻是晉文，翻了幾頁，忽然把書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癡癡的坐着。襲人倒了茶來，見他這般光景，便道：「你爲什麼又不看了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接過茶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來，也只管站在旁邊，默默的看着他。忽見寶玉站起來，嘴裏咕咕囔囔的說道：「好一個「放浪形骸之外」！」襲人聽見，又好笑，又不敢問他，只得勸道：「你若不愛看這些書，不如還到園裏逛逛，也省得悶出毛病來。」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，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。

一時走到沁芳亭，但見蕭疎景象，人去房空，又來至蘅蕪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門窗掩閉，轉過藕香榭來，遠遠的只見幾個人，在蓼汀一帶闌干上靠着，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。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看他遊上來不遊上來。」好似李紋的語音。一個笑道：「好下去了！我知道他不上來的。」這個卻是探春的聲音。一個又道：「是了！姐姐你別動，只管等着。他橫豎上來。」一個又說：「上來了！」這兩個卻是李綺、邢岫煙的聲音。寶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塊小磚頭兒，往那水裏一撩，咕咚一聲，四個人都嚇了一跳，驚訝道：「這是誰這麼促狹，嚇我們一跳！」寶玉笑着從山子後頭直跳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好樂呵！怎麼不叫我一聲兒！」探春道：「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，必是二哥哥。這樣淘氣，沒什麼說的，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！剛纔一個魚上來，剛剛兒的要釣着，叫你嚇跑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在這裏頑，竟不找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寶玉道：「我們大家今兒釣魚，占占誰的運氣好，看誰釣得着，便是他今年運氣好，釣不着的，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。我們誰先釣？」探春便讓李紋，李紋不肯，探春笑道：「這樣就是我先釣。」回

頭向寶玉道：『二哥哥，你再趕走了我的魚，我可依不了。』寶玉道：『頭裏原是我嚇你們頑的，這會子你只管釣罷。』探春把絲繩拋下，沒十來句話的工夫，就有一個楊葉寬兒，吞着鉤子，把漂兒墜下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卻是活迸的。侍書在滿地上亂抓，兩手捧着，攔在小磁缸內，清水養着。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，李紋也把釣竿垂下。但覺絲兒一動，忙挑起來，卻是個空鉤子。又垂下去半晌，鉤絲一動，又挑起來，還是個空鉤子。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，原來往裏釣了。李紋笑道：『怪不得釣不着。』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，換上新蟲子，上邊貼好了葦片兒，垂下去一會兒，見葦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來，倒是個二寸長的鯽爪兒。李紋笑着道：『寶哥哥先釣罷。』寶玉道：『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再釣。』岫煙卻不言，只見李綺道：『寶哥哥先釣罷。』說着，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。探春道：『不必儘着讓了，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，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。』李綺笑着，遂接了竿兒，果然沉下去，就釣了一個。然後岫煙也從着了一個，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。探春纔遞與寶玉。寶玉道：『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』便走下石磯，坐在池邊釣起來。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，都躲到別處去的。寶玉垂着釣竿兒，釣了半天，那釣絲兒動也不動。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，寶玉把竿子一擡，又嚇走了，急的寶玉道：『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，他偏性兒慢，這可怎麼樣呢！好魚兒快來罷，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』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，只見釣絲微微一動，寶玉喜得滿懷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釣竿往石頭上一碰，折作兩段。絲也振斷了，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。衆人越發笑起來。探春道：『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。』正說着，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：『二爺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』五個人都嚇了一跳。探春便問麝月道：『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？』麝月道：『我也不知道，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，叫寶玉來問，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。』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獸，說道：『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！』

『探春道：『不知什麼事，二哥哥，你快去。有什麼信兒，先叫麝月來告訴咱們一聲兒。』說着，便同李綺、李紋、岫煙走了。』

寶玉走到賈母房中，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。寶玉看見無事，纔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賈母見他進來，便問道：『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，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士治好了的。那會子病裏，你覺得是怎麼樣？』寶玉想了一回道：『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，疼的眼睛前頭黑漆，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，拿刀舉棒的惡鬼。躺在炕上，覺着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似的。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時候，又記得堂屋裏一片金光，直照到我房裏來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』賈母告訴王夫人道：『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。』說着，鳳姐也進來了。見了賈母，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，說道：『老祖宗要問我什麼？』賈母道：『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還記得怎麼樣？』鳳姐兒笑道：『我也全不記得。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，拉拉扯扯要我殺人。纔好有什麼拿什麼，見什麼殺什麼，自己原覺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』賈母道：『好的時候還記得麼？』鳳姐道：『好的時候，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似的，卻不記得說什麼來着。』賈母道：『這麼看起來，竟是他了。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，合纔說的一樣。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！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，倒是這個和尚道人，阿彌陀佛，纔是救寶玉性命的，只是沒有報答他。』鳳姐道：『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？』賈母道：『你問你太太去，我懶得說。』王夫人道：『剛纔老爺進來，說起寶玉的乾媽，竟是個混帳東西，邪魔怪道的。如今鬧破了，被錦衣府拿住，送入刑部監，要問死罪的了。前幾天被人告訴了，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，賣與斜對過當舖裏。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，潘三保還要加當，當舖裏那裏還肯？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。』

因他常到當舖子裏去，那當舖裏人的內眷，都與他好的，他就使了個法兒，叫人家的內眷們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亂起來。他又去說，這個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，果然見效。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。豈知老佛爺有眼，應該敗露了。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個絹包兒，當舖裏人檢起來一看，裏頭有許多紙人，還有四九子很香的藥，止詫異着呢。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，這裏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邊一搜，搜出一個匣子，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，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鍼，立時送到錦衣府去，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，姑娘們的隱情事來，所以知會了營裏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幾匣子悶香，炕背後空房子裏，掛着一盞七星燈，燈下幾個草人，有頭下戴着腦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釘子的，有項下拴着鎖子的。櫃子裏無數紙人兒，底下幾篇小帳，上面記着某家驗過，應找銀若干。某人家油錢香分，也不計其數。鳳姐道：『咱們的病，一準是他。我記得咱們病後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，要同趙姨娘討銀子，見了我，便臉上變貌變色，兩眼鸞鷄似的。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，總不知什麼原故。如今說起來，卻原來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這裏當家，自在惹人怨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讎呢？忍得下這樣毒手！』賈母道：『焉知不因我疼寶玉，不疼環兒，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？』王夫人道：『這老貨已經問了罪，決不好叫他來對證，沒有對證。趙姨娘那裏肯認帳？事情又大鬧出來，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。』賈母道：『你這話說的也是。這樣事，沒有對證，也難作準。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，他們姐兒兩個，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？罷了，過去的事，鳳哥兒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這裏吃過晚飯去罷。』遂叫鴛鴦、琥珀等傳飯。鳳姐趕忙的笑道：『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？』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，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：『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』正說着，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

道：「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，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去罷。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。」

王夫人答應着，便留下鳳姐兒伺候，自己退了出來。回至房中，合賈政說了些閒話，把東西找了出來。賈政便問道：「迎兒已經回去了？他在孫家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迎丫頭一肚子眼淚，說孫姑爺兇橫的，了不得呢。」因把迎春的話說了一遍。賈政歎道：「我原知不是對頭，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，教我也沒法。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還是新媳婦，只指望他以後好了便好了。」說着，嗤的一笑。賈政道：「笑什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笑寶玉今兒早起，特特的到這屋裏來，說的都是些孩子話。」賈政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王夫人把寶玉言語笑述了一遍。賈政也就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說道：「你提寶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來。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兒不濟事，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，若不濟，關係非淺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，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，也是南邊人，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，咱們家裏的孩子，個個踢天弄井，鬼聰明倒是有，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，膽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，一日哄哥兒是的，沒的白耽誤了。所以老爺子不肯請外頭先生，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，再有點學問的，請來掌家塾。如今儒太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，但還彈壓得住這些小孩子們，不至以顛預了事。我想寶玉閒着總好不好，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說的很是，自從老爺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擱了好幾年。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也是好的。」賈政點頭，又說些閒話不題。

且說寶玉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早有小廝們傳話進來，說：「老爺叫二爺說話。」寶玉忙整理了衣服，來至賈政書房中，請了安，站着。賈政道：「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？雖有幾篇文章，也算不得什麼。我看你近來的